

长篇历史小说

昭 闻
成 轩
著

天下第一宰相

张居正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被史学家们称之能与伊尹、周公、诸葛亮并论的人物，唯有明代万历内阁首辅大学士、太师张居正。

史学大师 朱东润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第一宰相张居正/闻轩, 昭成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3. 1

ISBN 7-5404-2923-2

I. 天… II. ①闻…②昭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9334 号

天下第一宰相张居正

闻 轩 著
昭 成

责任编辑: 陈新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雨花大道 2 号 邮编: 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北)印刷

*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6.625

字数: 388,000 印数: 1—6,000

ISBN 7-5404-2923-2

I·1991 定价: 28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

昭闻
成轩
著

天下第一宰相張居正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前 言

一九九九年五月，我在我的《读史随笔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：“一九九九年开春的一个双休日，一位青年人文学者来到我的书斋，与我天南地北地神聊。我们谈中华主体文化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，谈长江文化的巴蜀文化、湖湘文化和吴越文化。我们谈中国第一位皇帝嬴政，谈天下第一宰相张居正……你谈我谈，越谈兴趣越浓，谈到最后，竟然达成共识，相约要写一部《天下第一宰相张居正》的电视剧，出一本《读史随笔》的小册子。”

几年过去了，就是这个名叫昭成的“青年人文学者”，不仅完成了二十二集的《天下第一宰相张居正》的电视连续剧，而且还把这电视剧改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。我和昭成虽然都是读书人，也看过一点历史书，写过一些历史的文字，但终究不是学历史的。因而，把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、文化、经济诸方面的生活，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再现出来，其中的艰辛劳顿是可想而知的。我们之所以要“破门而入”，写电视连续剧，写历史小说，多少还是有些来由的。

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，大凡我没有外出在长时，每逢星期天，我和昭成总喜欢一起逛书店。大约是一九九六年的一天，我们在新华书店买到了黄仁宇所著的新版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感到很高兴。因为对于黄仁宇这位一九七四年加入美国籍的长沙人，我多少还是知道他曾“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”，“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”，把“作国歌的田汉先生”称为“田伯伯”，与田汉先生的长子田海男“同过事”，还与廖沫沙先生“一同起居办报”等等一段曲折的生活经历。正因为这位湘籍学人的不平常

的历程，使我对他所著的文章有了“乡谊”的情愫。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我是断断续续的、有粗有细地看过多遍。每读一遍，总觉得黄仁宇先生对“明史”研究很深很细很有见地。黄仁宇先生他“小时候读历史，对明史感觉兴趣”，在这方面打下了作学问的“童子功”。一九五九年他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时，就选定“明代的漕运”作为博士论文，进行了五年专门的研究；而且他还花费两年半的时间，阅览了达一百三十三册之多的《明实录》，使《万历十五年》“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”历时七年。如此长时间的精心钻研，自然形成黄仁宇先生的“大”历史观，使之成为“大”学问家。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中，黄仁宇先生花大量笔墨专门论说了张居正和海瑞，对张居正和海瑞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受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的启发，我于一九九九年写作发表了《解读海瑞的〈督抚条约〉》的长篇文章，并把《督抚条约》视为一篇现实的“反腐教材”来加以阐释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觉得张居正在十年首辅生涯中，以自己的精明干练，推行改革，勇于任事，“使不肖者犹知忌惮，而贤者有所依归”，出现了明中晚期阶段的“中兴”景观。应该说，张居正改革的成功与失败，都不是个人私事，而是历史使然。于是，我便萌生了要研究一下张居正的想法。由于当今采用影视形式“叙说”，当然也有“戏说”历史的居多，所以我们也决计随大势用“电视剧”来展示我们研究张居正的“成果”，这就有了以后的关于张居正的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的问世。

对于电视剧，虽然大体套路知道一点，但真正要写电视剧，我可是从未搞过。因此，“执笔”的任务也就自然落到昭成的头上了。昭成虽不是搞电视的专门家，但他勤奋好思，擅长作文。他曾写过几个剧本，出版过几本专著，思维活跃，视野开阔，且文字功夫较为厚实，尤为可贵的是能吃苦耐劳。我相信他是能够

完成这个任务的。

事实上，他在理清写作的基本脉络后，从动笔到剧本脱稿，可以说是“一帆风顺”。不到半年，昭成便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初稿。而在剧本的整个写作过程中，我至多只是一个“看客”而已。不过，想起来，也还做了三件事：一是策划，出思想、出主意；二是帮助收集有关张居正的资料；三是每当昭成他写完一集以后，我便尽我的能力，对其初稿作一些想法上的审视和文字上的润色。收集也好，审视和润色也罢，对于完善剧本来说都无关紧要，只不过是表白自己“重在参与”的心态。倘若连这点小事都不干，我还有脸面在编剧栏下挂上“闻轩”的名字吗？至于将电视剧改成小说出版，我更是因为公务繁忙，无暇顾及，只是在他改写的过程中，不时给予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。仅此而已，每每念及，愧疚汗颜！

在《天下第一宰相张居正》付梓之时，匆忙中写下一些随感，词不达意，权作前言。

闻 轩于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九日

第一章

一

春末夏初里难得的一个响晴天。北京城最繁华的棋盘街上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士农工商，域外蓝眼睛黄头发勾鼻子的洋人，仿佛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块了，摩肩毂击，喧嚣嘈杂。就连平时威风凛凛的府部衙门两旁的衙役们，也如这天气一般，个个脸上挂着笑容。

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有一中年人，身着湖罗布袍，头戴马尾罗巾，足蹬皂青三镶官履，正信步走在大街上，神态清爽，情致颇浓。他就是张居正，荆楚江陵人，字叔大。他身后紧跟一个看上去十分精明的仆人，叫游七。主仆两人挤进一个看耍猴的人圈中。

耍猴人手中的小铜锣“当当”作响，他一边敲锣一边唱道：“杀奸臣，除贪官，齐天大圣当英雄。”场地中，两只猴儿扮的文武将相，装模作样地在刀来枪往中斗杀，逗得众人乐不可支。

张居正看着猴儿的扮相，仿佛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，把官员当猴耍，成何体统？他极不愉快地摇摇头说：“游七，走。”

游七正看得眉开眼笑，十分留恋地说：“老爷，那猴儿还演得真像哩。”

张居正丢一块碎银，拂袖而去。

游七见主子脸色不对，只得快快地跟上去。

张居正被刚才耍猴的情景刺激，逛街的兴致大减。时近午时，虽说翠柳儿才吐新芽，但那鲜亮的日光，竟也把人烤得毛汗淋漓。“还真热啦。”张居正掏出一块方帕擦擦额头，自言自语地

说道。

游七瞧瞧主子，乖巧地说：“老爷，这儿正好有一茶坊，进去歇歇脚儿吧。”他上前掀起茶坊门前的竹帘，把张居正让进去。厅里茶客不多，他们主仆二人刚一落座，就有一游方相士举一布幡，上书“麻衣相士，第一金口”走拢来，大大方方地在张居正身边坐下。张居正脸上掠过一丝不悦之色，但瞬间便平静了。

相士端详了下张居正便问：“先生，看相么？”

张居正乃儒学正统人士，对这类江湖术士的旁门左道，从来就不正眼相看，他自然没有好脸色给相士。相士倒也不在乎张居正的脸色，仍是极诚恳地说：“先生之相，贵不可言啊。不过……”话只说了一半便打住了。

店小二上来看茶：“二位客官，是要‘兰雪茶’，还是‘碧罗春’。”

张居正问：“‘兰雪茶’是不是来自安徽歙县？”

小二热情地应道：“正是。小的就是歙县人氏。”

相士在一旁“噗嗤”一笑：“臭小子，卖啥装啥，昨几个老子的你这里喝云雾茶，你还说你是湘西天门人。”

小二嘻嘻一笑：“你不也是凭一张嘴巴呷天下么？”小二边说边用手中的炊壶冲水，却是滴水不漏。

张居正对小二的手上功夫十分赞许，禁不住喝了一声彩：“好功夫。”

游七去端茶，手一触到杯沿便蓦地缩了回来，呲牙咧嘴地说：“哎哟，好烫好烫。”只见相士笑而不语，嘴里默念几句，手指在茶杯上划个圈，然后说：“二位，请。”游七再端茶杯时，杯里水已只是温热了。他惊呆了：“老爷，这茶，茶就凉了许多？”

张居正去端茶杯，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他脸上并未露出惊讶之容，抿口温茶，淡淡一笑，言道：“先生高人，适才有所

冒犯，乞谅。”

相士谦虚道：“雕虫小技，哪能与先生经世治国之才相比哟。”

张居正关切地说：“刚才先生言犹未尽，不知何意，能否明示？”

相士正容道：“先生之相，贵不可言，是我行走江湖以来，所见唯一。”

张居正淡淡一笑：“人身面相，乃父母所赐，有何贵贱之分？”

相士侃侃而谈：“面相虽为父母所赐，但面相所含天理玄机，则是命数所定。鄙人一与大人照面，就见大人玉树临风。”他的目光停留在张居正面部：“先生‘学堂’成就，眉长过目，文章才华，闻名天下；且头角峥嵘，‘伏犀’贯脑，‘玉枕’横穿，不久必能位居人臣之首。”

张居正正听得入神，突然听到“位居人臣之首”的话，脸色顿变，斥道：“先生不得胡说，妖言惑众，可知该当何罪？”

相士笑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乃四方云游之士，行踪漂泊，不图富贵。若有朝一日先生能如在下所说，居庙堂之高，握神器之柄，且能为天下苍生计，鄙人一生所学，也就没白费了。不过在下尚有一言相告，先生命门晦暗，只怕难享高寿，百年之后怕还有点无妄之灾啊。”相士言毕，摇铃而去。

张居正怔怔地看着相士出门。游七见状，小心地说：“老爷，这人是疯子，莫信他的话。”“谁信了他的话？胡说！”张居正猛然感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，便喝道：“结账吧。”他起身正要离开茶坊，街上传来一阵骚乱喧哗声。

张居正走出茶坊，又被拥挤的人群堵在台阶上行走不得。

游七极力在张居正身边左推右挡，护卫主人。

这时从大街尽头奔来一队人马。领头的是当今首辅严嵩的儿

子严世蕃。此人四十来岁，着一身绫罗锦绣服饰，头戴一顶盈纱巾，威风凛凛地在一帮家丁的护拥下，急奔而来。一长溜的一色小两轮马车紧随严世蕃马队，从青石板街面上碾过，青帘垂着的车内，传出时高时低的哭泣声。众人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：“这一车车的女子哪里来的？送到哪里去？”

“听说这些女子都是严公子亲自到各地选来的，专门供皇上修功炼药用的。”

“这些小女子与炼药有啥关系？真稀奇。”

“嘻，据说皇上服的仙丹，就是采集小女子的第一次经血配合参茸等炼制而成，服了可长生不老。”

“听说当今皇上快成仙了，一夜御幸女子可达十几人而不泄呢！”

“这叫做‘采阴补阳’之术。”

“听说江浙一带，时下正嫁女成风，有的找不到女婿，就去拉郎配，倒贴嫁妆，嘻嘻。”

“唉，这还不是怕被宫里选了做秀女啰。”……

车队驶过。拥挤的人群又渐归平静。

张居正待拥挤在身旁的人散尽后，才抖抖衣袖：“游七，回府。”他望望已消失在街尽头的严世蕃一行，心里感叹道：这都成了什么世道？

游七小心地问道：“老爷，你不是要去书坊访书吗？”

张居正抬头看看天色，说：“去徐阁老府上。”游七赶紧朝不远处的一顶官轿招招手。张居正要上轿，突然传来喊声：“张大人，请留步。”

张居正回头一看，是与他同科进士，现任御史邹应龙，因生性好打抱不平，又生就一张黑脸，故在朝廷人称“邹黑脸”。他笑道：“哦，是邹大人。”忙双手揖礼。

邹应龙身着一身素服，在这满街华服四溢的景色下，更显得

英气勃勃。他一脸愤慨之色，道：“张大人，刚才之事你都看到了吧！”

张居正点了点头。

“简直是荒诞、无耻！皇上，他——”邹应龙愤愤道，到嘴边的话，又改了：“全是严家父子一班奸人所为！”

张居正看看四周，才说：“邹大人，请借步走走吧。”

邹应龙的仆人牵着马，与张居正的仆人、轿夫离他们稍远些跟着。

邹应龙把拳头捏捏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：“严家父子这一本我是参定了。”

张居正语气平淡地问：“邹大人，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已被他们关到牢里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！纠贪罪，铲奸臣，自是本官的职责！叔大兄，”邹应龙一改官场应酬口吻，亲切地以字相称，热切地说，“你我为同科进士，你十五岁考中秀才，被湖广巡抚顾麟誉为‘国器之才’，天下读书人谁不以你为楷模呢！可你——”他还想说什么，又犹疑着打住了话头。

张居正心头一热，只见路边一家清真菜馆正在门口宰牛，被数人死死按住的大黄牛发出临死的哀嚎，令人心凄。他心一沉，自语道：“任人宰割，不可，不可！”

邹应龙对张居正的话一下没反应过来，不知所措地看着他。正在这时，太监冯保策马奔来，他白净的脸上淌着汗水，一见张居正就滚下鞍：“张大人，王爷叫奴才请你回去呢！”

张居正心一紧，忙问：“冯公公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李娘娘内宫太监冯保急急地说：“娘娘快、快生了，王爷急得不得了。”

张居正一听，急忙蹬鞍上马：“邹大人，恕我无礼，余言再

叙。”说完便骑马急匆匆地走了。

此时正近午时。

倒毙在地的大黄牛，正慢慢地合上了满是泪水的双眼。

二

裕王王府内一派紧张繁忙，处处洋溢着神秘而喜庆的气氛。御花园内，法坛高建，香烛闪亮，烟雾缭绕。一道士披发仗剑，踏罡步斗，凭虚指划，那般神态，犹若凌空御风而行。法坛前，年近三十的裕王朱载堉，虔诚地跪在一金丝棕蒲团上，拈香礼拜。道士口念青词，随着舒缓高旷、幽深邈远的音乐，把祭祀者带入了那如虚如幻的神仙境界。

一间挂有红绸布、门上贴有符篆的房间，宫女们进进出出，端盆接水，异常紧张。王府上下的人都眼巴巴地注视着那充满神异的房间。

日头当午。

“哇——”霎时间，从房里传出响亮的婴儿哭声。

所有的人在一瞬间里都惊呆了。

道士木剑指天；

裕王焚香顶礼；

一接生婆满头大汗地从房里奔出，泪水纵横，冲着裕王跪伏在地，哽咽道：“王、王爷，娘、娘娘，她——”

裕王也急得举止有些慌乱了：“娘娘，她怎么啦？”

接生婆喘了口气，激动地说：“王爷，娘娘，她生了，生的是龙儿呀！”

裕王激动不已，庄重地跪在法坛前，祷告：“皇天佑我！”

道士等一千人也跪在裕王身后，祭拜不止。

从房里传出的婴儿哭声，时高时低……

张居正正匆匆走进王府，见状赶紧撩袍跪拜。嘉靖四十二年（即公元一五六三年）七月，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出世。

是夜，裕王书房。案几上一个古朴、庄重的青铜鼎，格外惹人注目。满面红光的裕王居中，张居正相伴而坐。

“张先生，小王有一事请教。”裕王一脸谦和地说道。

张居正闻言连忙起身揖礼：“王爷，请勿以请教二字相言，在下担当不起。”

裕王笑笑：“先生免礼，请坐。我这里是家府，没有科道官员上疏弹劾，你不必紧张。哈哈。”

“谢王爷。”张居正恭敬道。

“张先生，今日小王得子，这是列祖列宗的庇荫。”转而，裕王脸色略沉：“你也知道，这是小王的第三个儿子了，前两个儿子均不幸夭折。”

张居正忙说：“王爷，此乃天意，命数玄机，不可窥测。请王爷节哀。”

裕王生性仁厚，颇大度地说：“先生之言甚慰我心。今天请先生来，是有一事相商。”他略一停顿，目光朝立在身边的太监孟冲扫去。

太监孟冲明白，立刻躬身退出，把门掩上。

裕王心情颇为沉重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王不可及早储君。父皇至今没有册立皇太子，这可是关系到朝政稳定，是国本之所在啊。”他说着起身踱步，“当年徐阁老任礼部尚书，曾三次上疏，一再敦请皇上册立太子，依照立长不立幼的祖制，推小王为太子，父皇不允。本朝三十九年二月，左春坊右中允郭希颜因上疏请求父皇册立小王为太子，并言景王离开京城，去湖广德安府就藩，被父皇以‘妖言律’罪名斩决。自此以后，朝廷上下谁也

不敢再以身去撞天威了。”

张居正点点头，专注地听裕王说下去。

裕王喝口茶，继续言道：“景王就藩后，依然存有对太子之位的觊觎。他常派人来京打探消息，严嵩父子等一千人与他勾结甚紧，哼！”他眼中露出一丝冷峻的目光，“景王要当太子，就由他去当吧。我唯一的心愿是能在父皇跟前，执君臣之礼，叙父子之情。我与父皇已有十年没相见了。”说着，他双眼流泪，动了真情，“唉，一墙之隔，可竟难于蜀道啊。”

张居正唏嘘不已。

裕王觉得室内气氛过于严肃了点，于是又自我揶揄道：“看看，今天小王怎么与先生扯起这些事来了。唉，你是小王的老师，不与你讲，又与谁去说呢？来来，张先生，请用茶吧。”

张居正很感动，劝慰道：“王爷切勿忧伤过度。”

裕王手在案台的青铜鼎器上来回摩挲：“本朝三十四年十月，小王第一子降生，正值母丧，父皇很不高兴。幸得少詹事尹台引用太祖《孝滋录序》解说嗣续乃为朝廷大事，不应限于常礼，父皇才没有发作，但父皇对礼部所拟告于宗庙、社稷，诏告天下，令群臣称贺诸仪，一概不允。四年后大儿夭折，后又生一子，可惜不满一岁又去了。小王不敢禀报父皇，怕龙孙的丧讯坏了父皇的修玄大事呀。”说着他内心苦楚涌动，止不住声泪俱下。

张居正忙扶裕王坐下，宽慰道：“王爷，皇上也有难言苦衷。皇上不与王爷相见，他是怕‘二龙相见’克了子孙，坏了修炼，故不得不如此呀。”

裕王点头叹息：“唉，难为父皇一片心意啊。只是现在第三子又降临人间，禀报父皇吧，又怕冲了父皇修玄的火候，不报又怕御史、科道官员的千秋史笔，将来落个不忠不孝的罪名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故请先生帮小王拿个主意。”

张居正正色道：“王爷，祖制、礼数，乃家国、君臣、父子之纲常，不可违背。但关系江山社稷，亦可变通。唐史纪言：尧命羲和，敬授人时。自古就有典可数。同时，千秋史笔，也要据理而载，因事而言。王爷不必过多担忧。”

“有先生的辨识，小王放心了。依先生的意思——”裕王故意把话引而不发，转而征询张居正的意见。

张居正一笑，用手指在茶盅里沾点茶水，然后在茶几面上写了个字。

裕王起身一看，他突然扬眉一笑：“哈哈，好一个‘瞒’字！”转而他又有些疑虑，“先生，这事能瞒得住吗？”

“王爷放心就是，朝中谁不知皇上在修玄，最听不得添龙孙的喜讯了。谁要是去向皇上报告，没准连命都保不了。王爷，你说有谁愿去触这个霉头呢。哈哈。”张居正开心道。

裕王乐了：“先生好心机。来人！”

太监孟冲应声进来：“奴才在。”

“就在我书房摆酒，上宫廷御酒‘玉堂春’，小王要与张先生喝上一杯。哈哈。”裕王神情兴奋，一双白皙的手在青铜鼎上轻轻抚摸。此鼎由于主人经年累月的抚摸，已遍体晶莹，熠熠发光，透出神秘而威严的光泽。

三

严世蕃府邸，张灯结彩。

在众多妻妾簇拥下，满面红光的严世蕃正得意非凡。大厅的地上摆满了他这次外出收获的金银珠宝。

严府管家牛信正一一报数：“老爷，你这次替皇上选秀女，嘿嘿，各地孝敬您老人家的有黄金二万两，白银七十万两，千年高丽人参六只，千年首乌一对，苏州织锦五千匹，南海珍珠一百

粒，东海红珊瑚二十株，罗刹国自鸣钟四座，安南国象牙六对，暹罗国沉香木一万斤……”随着管家的报数，仆人一样样展示出来。众妻妾惊讶不已。

严世蕃习以为常地打断管家的话：“行啦，这些东西都收进去吧。哎，我那对宝贝怎么还不拿出来给大家开开眼。哈哈。”

家人把大厅里金银珠宝收拾停当之后，管家拍拍手，便进来两个头罩红绸的妙龄女子，慢慢走到严世蕃跟前，略一躬礼，便立住不动了。

严世蕃起身绕着姑娘转了两圈，使用手中的折扇轻佻地挑开头巾——一个金发蓝眼白肤的西洋女子展现在大家面前，别有一番风韵。

众妻妾犹是看天外之物，兴奋不已。

严世蕃得意地说：“哈哈，好看的还有呢。”说着，他用折扇猛一挑开另一女子的头巾——竟是一个黑人女子！她头发细密、卷曲，皮肤黝黑晶亮，魅力十足。

众人好半晌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一妾问：“相公，她、她是人吗？”她用手小心地去抚摸黑女子的皮肤。

黑女子微笑地说：“你好，夫人。”咦，一口不甚地道的中国话。

大家顿时被逗乐了。

严世蕃更是乐不可支，一手抱一个道：“这两个黑白宝贝，是南洋商人孝敬给我的。哈哈。宝贝，你们就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，给这些中国娘们开开洋荤。”

黑白女子分别在严世蕃脸上亲吻一下，然后各自抖开身上的披风，全身竟只着一点衣饰。

众妻妾一下都不好意思地用双手捂住眼。

黑白女子，激情热烈地舞蹈起来……

一家仆匆匆从外面进来，附在牛信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牛信马上凑近严世蕃身边，低声道：“老爷，裕王府来人在外等候。”

严世蕃漫不经心地问：“裕王府谁来了？”

牛信道：“是裕王的老师张居正。”

严世蕃略显惊讶，说：“他？这人倒是大才子哟。嗯，快去请他进来。”

牛信问：“老爷，是请到这儿来？”

严世蕃一笑：“到这儿来，让这书呆子开开洋荤，哈哈。”他挥挥手，让牛信赶紧去迎人。然后对家人道：“你们暂且回避一下吧。”

两个洋妞仍在曲肢扭腰地卖弄风情。

张居正一进厅，严世蕃拍拍手，让两个洋妞停下。他笑嘻嘻地起身迎客：“张大人，今儿个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？哈哈。请坐，上茶！”

张居正一眼看见两个黑白洋妞正赤身露体地立在那里卖弄风情，他赶紧把头扭向一边。他素闻这个花花公子玩弄女人花样百出，但绝没想到竟会弄两个洋女人来玩。

两人落座。严世蕃很开心张居正的尴尬之举：“张大人，这两个外国宝贝，可会来情呢！你要玩吗？哈哈，我严某就送给你。”他递个眼色，两个洋女立刻贴到张居正身上，说着不太流利的中国话：“大人，我爱你。”

张居正脸红心跳，赶紧推开洋女，道：“严大人，在下不敢掠人之美。今儿我是奉裕王之命而来的。”

严世蕃脸上这才收去一些轻薄之色，问：“王爷有何吩咐？”

张居正正色道：“严大人，王爷府上管家到内务府去支每月俸禄，内务府官员说，没有你严大人的手谕，不给开支。裕王问，是否真有其事？”